

各美其美:中英文读者对“甜宠文”的跨文化解读

林升栋 殷秀云

摘要:“甜宠文”作为中国网络文学中的一种细分类型,不仅受到中文读者的欢迎,在出海过程中也获得众多英文读者的青睐。研究以“甜宠文”成功出海的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幻想主题分析方法,剖析中英文读者对该类型网络文学的跨文化解读。由于同一文化群体的读者因为共同的“前见”会产生相对一致的理解,因此,通过抓取各章评论数量和热门评论,划分出“中文读者多评英文读者少评”“英文读者多评中文读者少评”“双方都多评”以及“双方都少评”四种类型的章节,结合热门评论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中文读者采用过程导向的参与式阅读,充满自我认知的确认与互动交流的愉悦,甜宠由霸总施与,蕴藏着中国男女恩爱式的关系伦理;英文读者则采用目标导向的沉浸式阅读,享受权力的反转和终极目标达成的快感,浪漫由男女双方共同施与,体现出西方女性独立的价值取向。这种“各美其美”的跨文化解读,“一”的作品与“多”的理解,为推动新时代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开辟新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甜宠文;前见;幻想主题分析;浪漫关系;关系伦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5-0107-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60007)

一、研究缘起: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景观。《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43.5亿元,同比增长7.06%,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总量约69.58万部,同比增长29.02%。^[1]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对外传播中借由市场渠道走出去的重要文化产品。带有中国烙印的网文作品为何能在海外赢得众多粉丝的青睐?在既往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文化“输出”的维度出发,旨在通过剖析中国文化元素的独特魅力,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传播构建策略框架与单一向度的愿景。然而,英文读者如何理解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网络小说,以及这些作品如何跨越文化界限赢得海外读者青睐,是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单纯聚焦于“输出”视角以评估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可能无意识地滑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范畴,即忽略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与平等对话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为我们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所谓“和羹之美,在于合异”^[2],网络文学走出去的本质是文化交流。大容量的文本,允许不同文化的读者群体选择自己喜欢阅读的片段。即使阅读同样的段落内容,不同文化群体的读者受其理解图式的影响,也会与作品文本碰撞出不同的交流文本。因此,在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过程中,不能只站在“文化输出”的单向角度一厢情愿地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更应该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具体如何理解同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并产生各自愉悦的美

的享受。

网络文学的阅读是一种浅阅读。网络文学尤其是小说,常常在千章以上,字数以百万计,读者的选择性接触使得“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同一文化群体的读者因为共同的“前见”,会产生相对一致的理解,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拟先从中英文读者能较易理解且在中英文网站都较受欢迎的“甜宠文”入手,了解双方对该类作品的理解,虽然这一文类没有很多明显的中国文化术语,但也隐藏着中国式故事的传统文化认知图式。英文读者与中文读者在阅读此类小说时,其偏好动因是否存在相似性?英文读者是否能够在相似的文化认知框架下,如同中国本土读者那样,深入理解并诠释小说文本中的深层含义与文化意蕴?此类网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后,常常被置于“浪漫小说”的类型标签当中。中文的“甜宠”跟英文的“浪漫”(romance)在内涵上是否一致?我们借助“甜宠文”《许你万丈光芒好》研究中英文读者对该作品的选择性接触机制,并结合幻想主题分析方法(FTA)呈现中英文读者在阅读小说文本时的幻想主题,探析中英文读者脑海中修辞视野与文本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最终如何转化为各自的接受美学。本文拟从细微处着手,对中英文读者的文本解码及意义生产进行深描,分析中国网络小说能够在海外吸引大量粉丝的深层次原因,由此探讨可供借鉴的国际传播路径与模式,并进一步拓展跨文化传播的载体研究与理论研究。

二、中英受众差异化集体想象中的“甜宠文”及其概念内涵

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技术取消了空间的限制,将写作、发表、出版和销售压缩到写作者—读者的扁平结构中”^[3]。写作者与读者变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读者通过反馈、评论、打赏、投票,与写作者进行协商并进行文本再生产,形成了某种集体想象。

此种集体想象,首先体现在其实施主体由作为受众的读者构成。在传播学领域,受众逐渐被视为媒介内容意义生产的主体,是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开始。Hall的“编码/解码”模式,开辟了微观的受众阐释研究,他认为任何社会/文化都有一种主导的文化秩序,因此存在一种支配话语结构。^[4]正是此种支配话语结构,使受众在和文本的互动中产生了妥协性意义。到20世纪80年代,Morley对于“全国”受众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本体论的受众框架,他认为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个人的“选择”和“反应”。^[5]此后,费斯克提出的“生产者文本”概念^[6]和其学生詹金斯对于“参与式文化”^[7]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作为“粉丝”的受众,是如何通过对原材料的协商性和对抗性解读来构筑自身文化体系的。在文学领域,则可以用耀斯和伊瑟尔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解释协商的过程。该理论认为,读者的理解受“前见”或“先在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就文本而言,它可能会通过某种符号唤起读者的“前见”或“先在结构”,让读者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设定之中,并对结局产生期待。^[8]循着这一思路,已有一些研究对相同文本的不同受众反馈进行文本分析。如林升栋、王婷婷对全球电影中英文简介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全球影像不会封闭内容生产方‘想要’输出的意义,或者固着于输出国原汁原味的文化含义,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不同族群与文本交互协商过程的开放性”^[9],此类研究与前人的研究一脉相承,都强调受众在历史维度下习得的文化能力与文本的协商过程。互联网时代,受众的主动性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如网络文学平台中,受众的解读、评论及种种消费行为都深刻地影响着文本生产,通过对跨文化受众其意义生产的“自下而上”的解读,去寻找跨文化传播中的“事物之理”,深挖网络文学中英文受众差异化集体想象的内在性根源与样貌,是不同文明互鉴交流得以展开的基础。

挖掘差异化集体想象生产的意义还在于,“如果把小说视为一个文化工具,它旨在通过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来调停面向现代性的转变”^[10],可以洞察人们如何在所处现实与小说文本之间进行协商。“甜宠文”便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供读者逃脱现实中两性关系困境、沉浸在网络中“甜甜的恋爱”里的

集体想象。“甜宠文”是网络文学在类型化基础上细分发展的产物,女性读者居多。“甜”指的是以爱情中波折、矛盾与痛苦的过滤生成的甜蜜氛围、轻松节奏与平滑剧情,“宠”强调的则是CP间的互相宠溺,以男性宠女性为主。该类文学以情感驱动情节,主打“高糖无虐”。^[11]早期的“甜宠文”作品中,普遍采用了一种“男性主导——女性依附”的人物架构模式,其中男主角常被塑造为“强势领袖”或“社会精英”的形象,这一类型可视为“霸总文”的一种衍生或变体形式。“霸总文”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男主角被赋予了权力、资源、财富与知识的全面优势,而女主角则往往呈现出“纯真无知”或“单纯善良”的特质,二者关系的发展往往围绕着“强势爱”或“虐恋”这一核心线索展开,体现了男主角在叙事结构中的绝对“主体性”地位。曾有研究对“霸道总裁”所蕴含的意义进行剖析,“霸总文”中常见的“壁咚”“虐恋”等语义核心在于揭示亲密的共同行为中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不对称、不均等分配。“霸道总裁”是这一动词的常见主体,但相关意象也已经泛化成为流行文化中“强势者”的符号而在不同介质、类型的文本乃至不同性别的身体间流转。^[12]与“霸总文”不同的是,“甜宠文”情节并不复杂,摒弃了三角恋、绝症、苦大仇深等九曲十八弯的情节设置,没有强戏剧冲突,强调的是糖分“直给”。营造出来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完美爱情模板”。^[13]从“壁咚”“虐恋”变成温柔的“宠”,虽然实践爱情的方式发生变化,但大多“甜宠文”中的男主角身份和“霸总文”中并无两样,甚至“甜宠文”和“霸总文”常常被混淆在一起。

“甜宠文”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出的特有的称呼,这一标签本身就带有中文读者的“前见”,即通过男方宠女方凸显男性主体性。而当“甜宠文”被译为英文后常常被读者置于“浪漫小说”的类别。浪漫的英文 romance,字典解释是“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lovers),更强调两个人同时施与,共同经营。英文读者对“浪漫”的“前见”是什么?他们在阅读中国制造的“甜宠文”时又会调用怎样的“前见”对其进行解读与意义生产?本文将通过比较中英文读者对某部“甜宠文”的阅读理解,探讨中西读者各自的文化“前见”如何影响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文本

本文选取网络作家囧囧有妖所著的《许你万丈光芒好》小说文本及其读者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该小说在阅文集团的各大中文阅读平台中,均被读者纳入“甜宠文”范围,数度位居现代言情类作品月票榜冠军,长居销售榜第一。^[14]截至2022年1月,在该书阅读量最大的QQ阅读平台上,《许你万丈光芒好》在历年女频热门小说总榜中名列前10%,排名第20位,其书友吧评论数量达16.9万条,在20位中排名第1。2018年,该书英文版 *Full Marks Hidden Marriage* 在阅文集团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Webnovel)上发布,居“浪漫小说(Romance)”海外月票榜(Power Ranking)与人气榜(Popular)亚军^[14],截至2022年1月,排在“浪漫小说”总榜第5位,其阅读量达4.45亿人次,在5本小说中排第1位。一系列数据表明,该小说在中英文女性向小说领域均展现出极高的知名度与关注度,且其引发的读者评论数量充足,足以作为有效样本,深入剖析并反映中英文读者群体的认知图式。

该小说以男女主角的意外邂逅为起点,逐步构建了一段关于爱情与成长并进的叙事。男主具有典型的“霸总”特质,看似冷酷无情,却对女主呵护备至。女主则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敌对力量斗智斗勇,既赢得了忠贞的爱情,也在职业领域内实现了自我价值。该叙事结构紧密契合了“甜宠文学”的典型特征,即直接而强烈的情感表达与圆满的爱情结局。尽管男主角延续了“霸道总裁”的传统设定,但该剧情在女主角角色的刻画上,不再局限于传统“傻白甜”的单一形象,而是被赋予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个人成长轨迹,展现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在力量与成长过程。

网络文学作品的特色在于读者边读边“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学的意义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被读者经验的结果’”^[15]。它揭示了文学作品不仅包含作品的本文(伊瑟尔称其为未经读者阅读过的作品文本),还包括读者的阅读接受,从而产生“本文—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文

本意义在本文和读者循环往复的对话中生成。^[16]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本文”(为和“创作文本”的概念对应,后续称为“原文本”)及基于此产生的“创作文本”(读者评论),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协商,由此挖掘此种对话与协商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模式。

该小说中文版因发布在多个平台中,本文选择阅文集团旗下观看量最多、评论最集中的QQ阅读平台爬取读者评论,英文版则选择阅文国际(Webnovel)爬取读者评论。小说的评论文本能够紧贴内容,呈现出较为自然状态下的真实感受。该小说共2164章,评论既包括章节评论也包括段落评论。章节评论即每一章节结束后,读者发表的评论;段落评论即“原文本”阅读过程中,读者在某一个段落中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章节评论可以窥探读者对“原文本”局部小整体的把握、喜恶与感想,而段落评论则可以更细致地分析中英文读者对哪一处、何种内容更为关注。根据统计,截至2022年1月,中文章节共产生403859条评论,英文章节共产生1319992条评论。段落数据由于分散且非常庞杂,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只爬取符合热门标准的段落评论内容。

(二) 取样与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中英文读者对“原文本”选择性接触的异同,以评论数和点赞数等指标作为读者关注度强弱的参考。本文假定,扣人心弦的章节更能引发读者的评论。在2164章中,有些章节引发较多的读者评论,有些章节的读者评论很少。借助统计分析,划分出“中文读者多评英文读者少评”“英文读者多评中文读者少评”“双方都多评”以及“双方都少评”四种类型的章节。

章节类型按评论数的标准差区间来划分。在正态分布中,两个标准差之外的值就意味着极端值。极端大值即评论数量特别多,极端小值即评论数量特别少。两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大值用2表示,两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小值用-2表示。同理,一个标准差之外的较大值,用1表示,一个标准差之外的较小值用-1表示。据统计,中英文评论数量其标准差值均大于等于1的章节共79章,其中有16章中英文评论数量其标准差值均大于等于2,意味着这79章是中英文读者关注度都较高的章节,特别关注的有16章。中文读者评论较多、英文读者评论较少的章节有140章,英文读者评论较多、中文读者评论较少的章节有253章,两方读者评论都较少的章节数为0。

中英文的评论条数都相当多,无法穷尽阅读,因此,我们选取“热门评论”(点赞数多的评论)来进行研究。为量化界定热门评论的阈值,本研究首先在英文评论中采用等距抽样法选取20个章节作为样本,随后在各章节中筛选出点赞数排名前10的热门评论,并计算这些评论点赞数的平均值($N=37$)。以此平均值为基准,通过爬虫技术自动收集所有章节评论中点赞数不低于此阈值的评论。鉴于英文版小说章节评论量为中文版小说的3倍,为保持中英文平台间评论数据抓取的均衡性,中文版小说章节热门评论的标准定为点赞数大于等于12(即 $37/3$)的评论。段落热门评论的标准按同样规则确定,中文版各段落热门评论的标准定为147个,英文版各段落热门评论的标准定为37个。爬取时间为2022年1月2日至15日,共爬取到中文章节热门评论122条,英文章节热门评论7533条,中文段落热门评论18085条和英文段落热门评论1729条。热门评论即读者的“创作文本”,我们将其对应到上述选取的章节、段落中,结合具体语境反复阅读、逐条分析,以便从整体上把握。

本文采用幻想主题分析法对研究文本进行分析。幻想主题分析是依托符号聚合理论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其提出者Bormann等认为,受众是传播范式的中心,被信息的某些方面吸引的团体成员有共同的符号基础,创造和维持着群体意识。^[17]幻想主题分析的框架由幻想主题、幻想类型和修辞景象组成,其勾勒出来的某个群体想象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一条戏剧故事线。当人们分享一组彼此耦合的幻想主题时,就会将这些故事线勾连起来,建立起对社会现实的戏剧化认知,其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图式。^[18]该方法对本文的适用性在于:本文的中英文评论文本对应同一符号(小说原文本),且会受到已有评论文本的影响,我们假定同一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在宏观社会语境的影响下将产生群体共识,进而采用该方法分析中英文读者群体如何通过复颂小说文本相关符号共享幻想主题。这种从材料中来,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发现读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并揭示其背后的文化认知图式。

根据学者已有研究成果^[19],本文进行幻想主题分析步骤如下:

①收集群体成员阅读过程的相关资料,即爬取中英文读者的评论文本。

②对上述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详尽分析,找出被复颂的叙事。仔细阅读“原文本”并了解评论文本生产时所对应的内容与情境。

③根据抓取的评论文本,参考研究提问表,找出文本中趋同的内容,从幻想主题四个层面(场景主题、角色主题、情节主题和合法性机制)进行分析,归纳出幻想主题。

④分析不同的幻想主题最终如何建构起不同的修辞视野,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受众的认知图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0]并根据本文的需要修改建立了研究提问表,见表1。

表1 幻想主题分析研究提问表

幻想主题	相关问题
场景主题	1. 场景发生的地点在何处?
	2. 场景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现实意义?
角色主题	1. 谁是好人和坏人,他们的角色特征是什么,人物描写具体到何种程度,这些人物是否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2. 人物采取行动的动机是什么?
	3. 是否存在某个特定的敌人,他(们)是如何被描写的?
	4. 每种角色类型被赋予的价值为何?
	5. 一些人物为什么被社群成员赞许,赞许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念?
情节主题	1. 什么是典型的剧情,在社群中获得了何种解读?
	2. 哪个行动包含了好人、坏人与配角的角力,这些行动是如何被论述的?
	3. 哪一种行动会被赞美、批评甚至反对,其背后包含了何种价值判断?
	4. 哪一种情绪主宰了戏剧?
合法性机制	1. 是否有某种现行的口号或者浪潮促进戏剧的合法性?
	2. 是否有某些传统美德、道德标准或是特性现象使得戏剧接受和传播合理化?

四、研究发现

(一)中英文读者对“甜宠文”的幻想主题

网络文学小说因长时间持续更新,章节多且短,使得读者在跳跃式阅读中会受到自身生活、经验与认知等“前见”的影响,选择性注意、理解与记忆某些内容,形成一个读者自己理解的故事线。除了对所有抓取的热门评论进行阅读之外,我们将重点放在“英文读者多评中文读者少评”“中文读者多评英文读者少评”“双方都多评”章节的热门评论上。在这一小节中,重点以前两者来分析中英文读者各自的幻想主题及中西文化构型造成的修辞视野差异。

1. 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浪漫关系中的独立

“英文读者多评中文读者少评”有253章,在英文读者复颂的场景主题中,女主的工作场景反映的是女主的事业与能力,而4个被复颂的角色主题中(见表2),有3个主题都凸显了女主的特质。因此英文读者的故事线中,绝对焦点是女主。在女主的角色主题里,虽有提及女主调皮可爱、美丽可人的评论,但并不占主流。更多的评论将女主描述为一位事业心极其强烈、能力超群且武艺高强的女性,她常以女扮男装的形式出现,其独特魅力使得与之合作的个体,不论性别,均有可能产生倾慕之

情,从而在情感与职业领域都成为众人仰慕的典范,实现了从“女神”到“女王”形象的蜕变。如评论:“太棒了,小夕女王。第一轮打脸开始……无宁夕,无天下。”(“so amazing Queen Xiao Xi. The first round of face slapping has started……No Ning xi, no the world.”)而读者复论的男主角的角色主题则是一个对女主角一见钟情、不懈追求,并在关系中展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极致的宠溺、绝对的忠诚与温柔,同时赋予女主角最大尊重、理解与信任的“暖男”形象。虽然在此过程中,英文读者对其作为“能力型”男性的特质也有所评论,但并没有在读者间产生共鸣、形成复论的角色主题,反而对其“老婆奴”形象多加调侃,如评论:“小桃,小心!她的‘妻子’可能会嫉妒”(“Xiao Tao, careful! Her wife might get jealous”)

我们在幻想主题分析的基础上,对“英文读者多评中文读者少评”的253章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统计与分析,旨在探究评论内容的主要指向与分布特征。其中评论内容有76章涉及“女主特质”,58章涉及“男主特质”,46章涉及“对女主生活起破坏作用的反面人物(通常此类评论是以反面人物特质衬托出女主的正面品质)”,22章涉及“对女主感情起破坏作用的反面人物”,20章涉及“对男女主感情起促进作用的正面人物”,15章涉及“对女主生活起促进作用的正面人物”。结合英文读者的角色主题与情节主题,可以看出女性的故事是绝对的主体:76章女主特质的评论指向和46章反衬女主特质的评论指向都在展现女主的完美形象。而男主出现的目的是以女性渴求的方式关心女主,对男主本身的特质刻画明显少于女主(仅58章),而且英文读者评论较少提到男主的“霸总”身份及其匹配的能力。在展现男主特质的内容中,多提及的是男主“温柔细心”“尊重女主”等特质,这一点与中文评论很不一样。就英文读者感兴趣的内容来说,对女主感情、生活起破坏作用的人物与情节要多于对女主感情、生活起帮助作用的人物与情节,以此来凸显女主的战斗力与强大。且英文读者对于在内容中描绘对男主生活与感情造成破坏的情节并不感兴趣,因而评论很少。总之,对热门评论逐一讨论分析,发现读者在与“原文本”互动的过程中看重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此关系与男主的外在条件并不相关,仅与男主对待女主的方式相关,并通过复颂一段女主作为权力主体的爱情,组成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以独立女性为主体的浪漫关系,见表2。

表2 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以独立女性为主体的浪漫关系

幻想主题	名称
场景主题	1. 女主的工作地点(片场、公司)
	2. 男女主日常生活的空间
角色主题	1. 独具魅力的女主(女主经常女扮男装,和她合作的男性/女性都喜欢她)
	2. 从女神进化到女王,处在事业巅峰,无可匹敌的女主
	3. “老婆奴”男主(对女主无限宠溺、专一、温柔的男主)
	4. 对女主有威胁的人物(对女主感情、生活起破坏作用的人物)
情节主题	1. 女主经常通过演技打败对手(业务能力很强),作为演员的她,无论演戏还是经营公司都很成功
	2. 男主对女主像小孩子般悉心照料,对女主给予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信任,被女主情感掌控,为了陪女主愿意克服困难、付出时间、精力,支持女主做自己
合法性机制	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女性权力的获得

2. 中文读者的幻想主题:关系伦理中的恩爱

“中文读者多评英文读者少评”的140章中,热门评论的内容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中文读者多评但英文读者少评的章节中,场景主题的四分之三都出现在男主的工作地点、居所(见表3),体现了以

男主为主线的故事叙述。虽然男主对女主一见倾心,非常深情,并对女主呵护有加,尊重女主,但中文读者的角色主题更多复讼的是男主的“能力”。与英文中纯粹的“暖男”不同,中文评论中的男主更透露出一种“霸道”:例如,感叹男主如何动用自己强大的资源、金钱、权力追求女主,帮助女主。评论中充满感叹他对外人极其冷酷,霸气护妻,对女主却小心翼翼,温柔细心,如“骁爷霸气”“不愧是护妻狂魔”等。在中文“创作文本”中,“霸道总裁”在事业上极其成功,但在感情中些许刻板,甚至有些笨拙,产生出一种被爱情驯服的反差,如评论“智商二百五,情商零点五”。父权社会体制下典型的男性外在角色模型依然得以保留,变化主要体现在其内在形象的重塑与转型上。

中文读者的角色主题中女主的特质表现在,她有过往的黑暗经历与柔弱隐喻(如被绑架后的无力感),常常被凝视(描述其美丽动人的相貌、皮肤等等),一开始就喜欢上男主却因曾经的遭遇而不敢承认,内心被治愈的需求是很强烈的。性格乖巧可爱、善良温暖、性吸引力很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很多网文逐步将女性从传统形象中解放出来,着重让他们在家庭之外的领域有所建树。因此,中文评论中当然也有英文读者幻想主题中强调的独立、努力、职业能力很强,武艺高超等。但是,对独立女性形象的复讼在角色主题中仅占五分之一,反而是固有的传统中国女性专属的特质在读者的评论中反复出现,一种“恩爱式”的伦理关系跃然纸上。中文读者的目标与英文读者不同(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强调女主的进化过程,从无名小演员到当红明星到最后的女王),中文读者的目标体现在男女主联合并融为一体,二者的恩爱是焦点,恩爱关系与英文读者的浪漫关系不同:浪漫关系强调感情本身,但恩爱关系中蕴含伦理观念。由以上分析出的场景主题、角色主题、情节主题推导出中文热门评论的幻想主题:关系伦理下的男女恩爱之情,见表3。

表3 中文读者的幻想主题:关系伦理下的男女恩爱之情

幻想主题	名称
场景主题	1. 男女主日常生活的空间
	2. 男主的工作地点(公司)
	3. 男主施展财力、能力的地点(营救现场、宴会)
	4. 女主的工作地点(片场)
角色主题	1. 被凝视的女主(身材、皮肤、样貌俱佳)
	2. 乖巧可爱与调皮共存的女主
	3. 有黑暗经历需要被治愈的女主
	4. 事业能力强的女主
	5. 对外人冷酷无情、有强大资源的“霸总”(男主)
情节主题	1. 女主既有传统审美意义上的女性特质(美丽且柔弱的一面),又有现代审美意义上的女性特质(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
	2. 男主常常动用自己强大的资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呵护女主,在追求女主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物质化的方式,被爱情驯服的男主对女主十分宠溺,看似冷酷无情却只对女主一个人好
	3. 男主女主历经重重困难,顶峰相见,求得团圆
合法性机制	1. 传统父权制下的成功男性与女性地位的提升
	2. 恩爱的婚姻关系

3. 中英文读者的修辞视野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甜宠文”的读者多数为女性。早年,拉德威在其《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小说》中叙述过女性读者是如何通过阅读浪漫小说来应对那个对她们施加压迫的环境特征,从而对抗她们身为女性的处境。^[21]她们从她(女主)的才学、独立、自给自足以及积极主动中所获得的暂时的陶醉,这些与她最终被一个承认“他也需要她”的男性所俘获这一事实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这样的结局也可被解读成是一个让读者间接体验到女性获得最终胜利这一赏心乐事的时刻。^[21]在英文热门评论中,这样的时刻依旧延续到了英文读者的阅读体验当中。在阅文国际的网文平台中,英文读者对该小说的标签为“当代浪漫小说”(Contemporary Romance)。在该小说中,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透露出的期待是:“我期待一个人用我渴望的方式对待我,我渴望的方式是温柔以待、呵护有加”,此为浪漫小说的本体。此外,“我的能力非常强,一个男性对我的情感依赖和我自身取得的社会性成功,实现了我作为女性权力的获得”,此为浪漫小说的变体。显然,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衍生的修辞视野与中文“甜宠文”的母题有重合之处,又有偏离之处。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我期待一个人用我渴望的方式对待我,我渴望的方式是,一个‘霸总’式的人物用他令人羡慕的外在条件和与外在条件反差之大的内在条件,温柔待我,男性本身的‘外在强’与‘内在柔’都是我所期望的”,此为“甜宠文”的本体。“我的能力很强,同时有这样一个人,他对我此般的爱,让我感到圆满幸福”,此为“甜宠文”的变体。可见英文读者的幻想主题是“浪漫”母题,而中文读者的幻想主题是“甜宠”母题,二者有较大的偏离。“甜宠”的“前见”如前所述,显示男性与女性的位差,即使存在女性独立的议题,也不追求完全消弭传统意义上男女之间的分工与位差。对施“宠”一方(男性)的社会地位、能力等特征有一定的要求。而“浪漫”的“前见”则关注感情本身。关于“浪漫”一词,有学者认为它突出男女邂逅产生的欲望,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涉及更稳定的婚姻)。^[22]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浪漫套式”便是爱情至上,一切以爱为中心,发展到近年来,浪漫小说受女性市场影响,被塑造成女性专有物,不断吸纳当代妇女在生活、社会地位和观念意识方面的变化。^[23]因此,英文读者的浪漫“前见”,不仅有不附加外在条件的感情线,还有女性独立的观念意识,男女位差完全消弭在叙述当中,甚至出现反转。“甜宠”与“浪漫”的意涵由此产生差异。拉德威曾强调,不论无穷多的阅读会产生多少种理论上的阐释可能,观众和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大体上仍有一定的程式(patterns)或规律性(regularities)可循,这是因为处于特定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的他们也由此获得了特定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ies)^[21]。从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小说读者到该小说英文读者一以贯之的阅读惯性来看,其背后的“文化能力”所形成的认知图式的确有迹可循,此为“前见”中的要素之一。

从中英文读者不同的幻想主题来看,他们拥有一个和“原文本”母题相似却不重合的母题,即“完美的爱情”,这也是“甜宠文”的基础核心母题。符合中英文读者对于类型化阅读的期待。但中英文读者也都有偏离“甜宠文”母题的地方,即女性地位的话题。二者的偏离看似相同,实现路径与内涵却大相径庭。从历史维度来看,最先开始妇女解放运动的欧美国家随着几次女权运动浪潮的深入,其核心议题逐步从权利诉求扩展至对男权社会结构的挑战与解构,旨在实现女性个体主体性的重塑。女性们激进地要在两性的二元对立中寻求独立,急于摆脱依附性地位。相较之下,中国在同等议题上并未形成与男性群体的直接对立格局。例如,强调反帝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多由男性精英推动主导,在男性的参与和认同下,被动地被唤醒、被发动参与^[24],它并不追求二元对立,更不强调征服一方。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至二者的文化渊源,源自希腊、希伯来的西方文化强调主客二分,对立、控制与征服渗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对独立个体的追求始终存在于其文化基因当中。对于中国来说,梁漱溟先生曾用“容让”二字来形容中国人的性格,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总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中国人总是持容让的态度,对自然如此,对人亦然,

绝无西洋对待抗争的态度。^[25]对于英文读者来说,满足个体欲望的征服性文化使其在对小说做出释义时产生了获得权力的快感和一方压制一方的满足感,其中女性自我体现为独立的自我,“甜宠文”在英文读者的语境中,主体权力发生反转,女性成为绝对核心,爱情是为女性地位服务的工具。此为英文读者的修辞视野。反观中国读者,它们并不强调女方对男方的压制,而是期望通过对男性强者的爱慕来强化自我价值的认同,爱情是将二者融为一体,让结局圆满的关键。在这段关系中,重亲缘关系与家庭伦理的依附形态显现出来。因此,中文读者的女性自我体现为关系相互依存的自我,男性的主体性依然高于女性。“平等”似乎不是中国文化中理想男女关系的标准,强调“互补”,家和万事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夫妻各守其规,方能达到中和,此为中文读者的修辞视野。

在读者与“你文本”的对话与协商中,英文读者对传统浪漫小说的阅读经验,主客二分、追求独立的思维方式以及受征服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认知构成了英文读者的“前见”;而中文读者“容让中庸”的思维传统,受依附性文化影响下的社会认知,女性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中文读者的“前见”。双方的“前见”在与文本进行协商并在群体内复颂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认知图式,稳定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多数个体,影响着中英文读者的释义系统,形成两种迥然不同却都心满意足的作品理解。也许,当小说的中文标题《许你万丈光芒好》被译者别出心裁地译为 *Full Marks Hidden Marriage: Pick Up a Son, Get a Free Husband* (得满分的隐婚: 拣了个儿子, 附送一个免费老公) 时,前者强调“男主甜宠女主”,后者强调“女主收获满满”,就已经完成从“关系伦理中的恩爱”到“浪漫关系中的独立”的转变。

(二) 中英文读者对“甜宠文”的阅读方式: 诉求共通与导向差异

文化基因的不同塑造了中英文读者的差异化认知图式进而影响其释义系统,为其“占有”文本,掌握主动权,获取一个“心满意足”的阅读内容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是中英文读者对“甜宠文”本身的内容接受,即“前见”的一个维度。还需进一步探寻中英文读者通过何种方式阅读网络“甜宠文”,其最终的阅读收益与目标实现是什么,此为“前见”的另一个维度。

1. 共通点: 类型化阅读与愉悦化诉求

网文阅读的特点是类型化阅读。在中文平台上,该小说被置于“甜宠文”或“言情小说”的类型当中;在英文平台上,该小说则被置于“当代浪漫小说”频道。通常小说开头的章节是评论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是结束的章节。在中英文读者都多评的79章内容中,有12章分布在小说的前25章里,如一开篇就有中文评论“总裁文的经典开头”“女主开头就称呼为某哥哥的人一般都是渣男”,英文评论则有“孩子们,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喝酒! 像这样的故事主要是因为主人公被下药了什么的 (and kids, that is why you should never drink alcohol! Stories like these are mostly because of the MC being drugged or something)”。可见中英文读者对这一类型的文本是有经验性预设的。“在这样一种板块空间架构之下,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类型小说爱好者的身份定位中,与经典作品之间的联系才是第一位的。”^[3]这表明,中英文读者对网络小说的偏好根植于他们既有的类型化阅读经验之中。当我们进一步对中英文读者均多评的79个章节的“原文本”做内容分类,发现33%的内容集中于“爽点”(主要表现为“甜宠”情节、对负面人物的反击瞬间、主人公关系确立的时刻以及女主事业线发展等能让人产生情绪高潮的时刻);27%的内容集中于正面人物特质的展现,这些人物,除主人公外,均具备诙谐幽默的特质,成为吸引读者的笑点所在;22%的内容则围绕核心情节展开,特别是男女主感情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点,如初次相遇、隐秘关系公之于众以及女主角遭遇特殊困境(如成为植物人)等。针对标准差值均大于2的热门章节评论进行深入剖析,发现36%聚焦于“爽点”的探讨,36%围绕幽默、诙谐的笑点展开,14%的内容则涉及读者情绪的直接表达。无论是“爽点”还是“笑点”都体现了读者对“愉悦感”的追求。

此种“愉悦感”还体现在“补偿式阅读”的过程中。姚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曾指出,审美经验是靠介入现实的经验来不断扩大和保持自身的意义领域的。^[26]而审美活动的其中一个层次便是读者把艺术欣赏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补偿,从中发现一个与日常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27]在该文本中,存在一个情节设置,即男主角的父母最初反对男女主角的交往,并持续设置障碍。此情节在中文读者群体中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具体表现为对男主父亲的批判性评论,如“路崇山,我看你才是个混账东西,最好的爱不是束缚,最好的爱是手放开”,此类情绪化的表达折射出中文读者对于传统中国式家庭中,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轴^①的家庭权力结构的不满。此类集体性的负面情感宣泄,并通过获得其他读者的点赞与认同,构成了中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寻求情感补偿的一种机制。相比之下,英文读者对上述情节的评论较少,却倾向于积极评价男女主与其家庭成员之间温馨相处的细节,包括“家庭支持很重要(family support is real)”“喜欢他们在一起的家庭时光(loving their family moments)”等。这一现象或许暗示,与父母相互独立的英文读者通过正面的方式表达着对“中国式家族”的羡慕,体现着英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异域生活体验补偿。由此,中英文读者的阅读接受,不仅仅会通过自身的文化背景产生带有文化烙印的意义生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抵抗。在“他者”的映衬和观照之下,人们更有可能发现本土文化的“未思”^[28],文化间的交流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

2. 与“原文本”的交流:参与式愉悦与沉浸式愉悦

虽然中英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有着愉悦诉求,但二者的表达方式却不同。主要体现在二者的评论是否二次演绎、是否提前告知结果与不同的目标导向。

中文读者的“创作文本”更侧重于参与式互动,即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强调人物特质与情节并进行二次演绎。演绎的部分既符合原有的人物特性,又更加生动有趣。主要表现为五种类型:自我确认式评论,用以求得对自身情绪与才能的肯定(如“就我想起了黑猫警长?”);共情参与式评论,通过模拟与主人公对话的共情模式,体现出“准社会关系”的亲密感(如“色诱,夕哥能挺住就挺,挺不住就这样吧”);精准总结式评论,对人物特质或情节进行精准总结,多用于情绪表达(如“非常的霸气侧漏,绝对是亲儿子”);移情创作式评论,给人物创作内心独白与台词,产生移情作用(“小包子:切,要不是我没有手机号码,哪儿轮得到你”);同类联想式评论,用于类型化阅读的同类比较(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司九半天也拐不到媳妇……一没情商,二没神助攻”)。

在中文读者的评论中,不仅追求与“原文本”中的主人公对话,也追求和评论者们对话以获得肯定,此为自我认知确认的愉悦感。例如“创作文本”中为主人公创作台词、化身主人公的亲密伙伴、调侃、搞笑等等表现方式在中文的“原文本”评论区也被称为“神想法”。创作者通过“神想法”获得他人的肯定,他人也在点赞肯定的过程中产生了与此想法互动的行为,共同制造二次解读的愉悦感。这种与“原文本”的交流在各视频网站弹幕中也有迹可循。愉快感不仅来自“原文本”,还来自观看其他读者的“弹幕”。甚至有时后者更重要。同样章节所对应的英文热门评论则是对“原文本”剧情的评价或对涉及角色的客观评价、理性看待。如,“宁夕当心(be careful)”“他把电话号码给了他爸爸,我开始喜欢上这部小说了(giving his father's number. Im starting to love this novel)”“小宝没有给爸爸面子,小宝真可爱(little bun didn't give face to u at all/little bun is cute)”等。英文读者的“创作文本”趋向于“就事论事”,是基于“原文本”内容对自身观点的阐述,少有二次创作。

这一差别还体现在:中文读者喜欢剧透式评论,而英文读者则采用推理式评论。有研究者将媒介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准社会关系”的建立,“即个体和角色之间长期、持久的联系。当

^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但中国的家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

面临剧集终结、角色离开、观众自行停止观剧等情况时‘准社会关系破裂’现象出现”^[29]。因此,在“准社会关系”破裂之前被剧透,可以帮助减轻打击,从而更好地为结局做准备。^[30]而欧美剧充分利用各种复杂的叙述手段,“如时间位移、视角转换、聚焦和重复,以引导、操纵和欺骗观众”^[31],因此英文受众的观看习惯是担心被剧透,本文则认为该研究虽然解释了受众观看行为受到以往媒介产品的影响,但它忽略的是,无论是以往西方媒介产品的特性还是西方受众的观看行为,其观看行为都建立在一种“逻辑理性推演”的惯性之上,在一环套一环、不断反转的情节中推演出最终答案,通过故事线的推进确定主要目标,进路明晰、目的明确,此种理性思维恰恰又回到了在西方思维的理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理性”^[32]。因此,大多数英文读者会沉在剧中。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的章节评论很少,段落评论很多,他们需要在段落评论的社区中不断地互动。但英文的段落评论却很少^①,章节评论相对多,大部分读者会在文本结束,被迫抽离的时候发表见解,此种阅读行为的分异则会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英文读者的愉悦感打下基础。

3. 中英文“典型读者”的分异:过程导向与目标导向

“网络文学”常常会被视为网络与文学的组合,即传统文学在技术逻辑上的变体。但实际上,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在资本逻辑中发展起来的。受众的关注、投票、打赏、评论、互动、是否在作品中得到满足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作品的可见度、流行度、故事走向。而围绕连载的过程而发生的,甚至围绕已完结的小说而发生的整个活动,包括写作阅读小说、发表点评或评论、猜测向后的故事发展、评价主角的性格、与书友聊天、等待更新……这些时间性活动的整体都是网络文学。^[32]参与这一形式网络文学的读者也被研究者称为“典型读者”:他们“需要得到满足的需求并非‘更优美的文字’‘更具新颖性的情节’或者‘情绪的感动’,而是对某种抽象性‘运动规则和结构’的感受,甚至评论的乐趣。小说很少被理解为作者个人性的投射,更多被理解为一种构造新世界的努力”^[31]。这是中国读者的愉悦感。如果我们放下将一部网络小说作为一个“作品”的概念,而把整个网络中的行为都看成是受众整体的实践行为,那么这种文化实践,就是在共同构建一个“梦世界”,梦世界中的“爽”不在于我争取到了什么权力,而是在一个“原文本”触发的讨论上,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并肯定网络中的“我”,甚至是与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的“我”,以得到自我确认的满足。

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网络文学出海,并不意味着造就了与中文“典型读者”相对应的英文“典型读者”。在很多国家,“网络文学”指称的是超文本(hypertext),即文字、声音、图像、图片、动画、数码摄影和影视剪辑等多种媒介的完美结合^[33],其网络文学是技术导向的,人和机器都被卷入其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加之欧美以类型小说为主导的畅销书机制在印刷文明阶段就建立起来了^[34],因此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过程中的英文读者实际上是许多传统文学读者嫁接在网络平台之上的。因此,这一群体的特征恰恰符合之前分析中我们所认识的传统西方浪漫小说的“典型读者”,他们的愉悦感展现着属于不同群体的受众如何在社会的权力关系下获取最优解并满足欲望。这至少表明英文“典型读者”的协商与抵抗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话语现象,是对结构性的不平等与权力的一种争取,这可谓英文“典型读者”的愉悦。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这样的文本在中英文读者中都受到的大量关注,无论是中国读者还是英文读者都希望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愉悦感,虽然达成愉悦感的方式不尽相同:中国读者追求一种过程导向的愉悦感,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肯定与互动交流的乐趣;而英文读者追求一种目标导向的愉悦感,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实现权力的宰制和终极目标实现的快感。

^①该小说英文版章节热门评论有 7533 条,但中文版章节热门评论仅有 122 条;英文版段落热门评论有 1729 条,但中文版有 18085 条之多。

五、结论：各美其美：在“文化自觉”中追寻理解与对话

网络小说的评论文本代表着读者当时当刻最为真实的反馈,也投射出其背后无意识的文化表征,是很有价值的“田野”。本文对中英文读者就“甜宠文”这一类型小说文本的评论文本进行分析与解读,描绘出“前见”在二者的阅读接受中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两种文化的文化基因与生活实践及在此影响下读者的文化能力、阅读习惯等产生的认知图式与意义的社会化生产进行深描。

英文读者对“甜宠文”的内容解读是在个人价值追求的向度中进行的,其“创作文本”的幻想主题表现出与“原文本”母题的偏离,以“男女双方完美的爱情”促成“女性地位的提升与权力的获得”,“甜宠文”原有的母题被弱化,女性个人主体性被凸显,在主客二分与征服中体现了独立性自我的价值取向。通过沉浸式阅读,英文读者的目标导向使其实现了权力的宰制和终极目标达成的快感,此为英文读者的阅读获得。内容接受与阅读获得一并构成英文读者的阅读接受。而中文读者的内容接受体现在,其创作文本的幻想主题与原母题重合度相对较高,其解读是在关系向度中进行的,男女双方的关系仍然是核心。女性的成长用以促成感情的完美,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不追求压制一方,最终实现二者互补,感情圆满,甜宠文原有的母题被以另一种方式凸显。女性个人命运在伦理关系中成长,体现了依存性自我的关系取向。通过参与式互动的阅读方式,中文读者的过程导向使其实现了自我认知确认与互动交流的愉悦感。此为中文读者的阅读接受。两种阅读接受经由某一议题产生基于现实生活却又能超越现实生活的情感满足,是该作品成功的关键。

通过两种阅读接受的解析,并非要强调两种文化静态的差异性。首先,该研究文本在海外传播的经验启示我们,有效的对外传播并不拘泥于让他国受众对本国文化进行“原汁原味”地解读,而是通过开放性或普遍性文本,允许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受众从中获得不同的情感体验与满足。其次,应该在“文化自觉”中创造一种共通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35]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在中国搭建的网络文学平台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不仅通过母题的创造、创新等方式在对话与协商中实现了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还实现了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其本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此种交流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意涵,衍生出多样的、经过意义生产与协商后的作品,促进了文明间的互通互鉴。

正如本文所述,西方的网络文学是技术加持下的“超文本”,而其传统的类型化写作依旧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作品输出,缺乏的是普通民众的文学写作、文学想象与参与。与之相比,中国网络文学中普通网民文学生产的繁荣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从而为世界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此类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36]在这种文学现象中,我们的国际传播并不追求“唯我独美”,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这样才在心理上能接受不同群体的平等相待和平共处”。^[37]只有“各美其美”,才有可能“美美与共”,跨越差异化立场,在“共同”之中追寻理解彼此。

参考文献:

- [1] 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达 383 亿元 业态模式持续创新. 新华网, 2024-07-12. [2024-08-01] <http://www.news.cn/fortune/20240712/8007ff0469847dbaf657a046a1ae650/c.html>.
- [2]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中共中央党校网, 2017-01-18. [2023-06-01] https://www.ccps.gov.cn/xsxxk/zyls/201812/t20181216_125661.shtml.
- [3] 储卉娟. 说书人与梦工厂: 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41; 118; 171-172.
- [4] S. Hall. Encoding/Decoding//S. Hall, D. Hobson, A. Lowe, et a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Routledge, 2005: 117-127.

- [5] 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Notre Dame: Comedia Publishing Group, 1986: 4.
- [6]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 王晓珏, 宋伟杰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27.
- [7] 亨利·詹金斯. 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郑熙青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
- [8] 曹茹, 郭小旭. 从接受美学看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隐喻、母题与适度陌生化. *出版发行研究*, 2018, 10: 27-31.
- [9] 林升栋, 王婷婷. 全球影像的在地想象: 中英文电影简介的诠释学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1: 103-109.
- [10] 迈克尔·麦基恩. 英国小说的起源: 1600—1740. 胡振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 [11] 杨有楠. CP 经济学与网络剧的泛甜宠趋向批评. *当代电视*, 2022, 7: 83-89.
- [12] 谷李. 情不自禁的资本主义: 理解“霸道总裁”. *国际新闻界*, 2019, 5: 110-123.
- [13] 韩卫娟. 甜宠剧媒介景观的成因分析及反思. *中国电视*, 2021, 8: 98-101.
- [14] 云烟. 《许你光芒万丈好》: 开辟言情小说新风尚. 中国作家网, 2020-05-29. [2022-12-0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529/c425784-31729277.html>.
- [15] 沃尔夫冈·伊瑟尔. 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 金元浦, 周宁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
- [16] 刘中望, 费振华. 接受美学促进比较文学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12-14. [2023-01-15] <https://www.163.com/dy/article/E300TMMR051495OJ.html>.
- [17] E. G. Bormann, R. L. Knutson, K. Musolf. Why Do People Share Fantas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Basic Tenet of the Symbolic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7, 48(3): 254-276.
- [18] 原永涛, 曾娅洁. 作为一种传播研究方法的幻想主题分析. *今传媒*, 2021, 9: 147-150.
- [19] 林静伶. 语艺批评: 理论与实践.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 83.
- [20] 董天策, 杨龙梦珏. 国族的想象: 作为修辞实践的网络民族主义——对 B 站《中国历代疆域变化》弹幕的幻想主题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21, 4: 6-29.
- [21] 珍妮斯·拉德威. 阅读浪漫小说: 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 胡淑陈译.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20: 16; 107; 11-12.
- [22] 陈雨泓. 作为幻象的“浪漫”: 施蛰存小说对中西传奇故事的借用与改造. *浙江学刊*, 2020, 2: 70-77.
- [23] 陈瑜. 解读“浪漫”——《浪漫传奇的进程——通俗小说的政治》评介. *妇女研究论丛*, 2015, 2: 121-128.
- [24] 程铭莉, 赵海月.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广西社会科学*, 2015, 3: 183-187.
- [25]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62-163.
- [26] 汉斯·罗伯特·耀斯.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顾建光, 顾静宇, 张乐天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136.
- [27] 萧砚歌. 一文读懂“接受美学”: 一部文学作品究竟是如何影响读者的. 百家号, 2021-05-21. [2023-01-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352663267727704&wfr=spider&for=pc,20210521/20230125>.
- [28] 吴攸. “间距”即对话——从弗朗索瓦·于连的多元文化观谈开去. *中国比较文学*, 2019, 2: 30-46.
- [29] 尤达. 媒介享受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剧透”——网络时代国产剧的受众体验方式. *电影文学*, 2022, 1: 7-13.
- [30] M. E. Ellithorpe, S. E. Brookes.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Spoilers, Fan Theor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njoyment and Parasocial Breakup Distress During a Series Finale.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2018, 7(3): 250-263.
- [31] J. Lu, X. C. Liu, Y. Y. Cheng. Cultural Proximity and Genre Proximity: How Do Chinese Viewers Enjoy American and Korean TV Dramas? *SAGE Open*, 2019, 9(1).
- [32] 崔宰溶. 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 北京: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79; 79.
- [33] H. N. Katherine. *Electronic Literature: New Horizon For the Literary*,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2008: 30.
- [34] 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 2: 119-129.
- [35]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 15-22+158.
- [36] 黎杨全. 虚拟体验与文学想象——中国网络文学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 156-178.
- [37]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167.

Achieving One's Own Goal Yields Gratifica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A Sweet Pampering Story” by Chinese and English Readers

Lin Shengdong(Wuhan University)

Yin Xiuyu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sub-genre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A sweet pampering story” is not only welcomed by Chinese readers, but also favoured by many English readers. Taking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weet and favourite litera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fantasy theme analysis to analyse th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genre of online literature by Chinese and English readers. Since readers of the same cultural group will have relatively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because of their common “foresight”, the number of comments and popular comments of each chapter are captured to classify “Chinese readers commented more and English readers commented less” “English readers commented more and Chinese readers commented less” “both sides commented more” and “both sides commented less”. It can be found that Chinese readers adopt a process-oriented participatory reading style, full of self-confirmation and the pleasure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weet pampering being administered by the overlord, connoting the love-based relationship ethics of Chinese men and women, while English readers adopt a goal-oriented immersive reading style, enjoying the reversal of power and the pleasure of achieving the ultimate goal, with the romance being administered by both men and women, reflecting the independent value orientation of women. This cross-cultural reading of “Achieving one's own goal yields gratification”, opens up a new and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weet pampering novel; foresight; fantasy theme analysis; romantic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ethics

■收稿日期:2023-07-24

■作者单位:林升栋,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殷秀云(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汪晓清